

# 租界

高仲泰 著



首部以文学笔触追  
述八百壮士壮举的  
纪实文本  
首部从正面勾勒租  
界正义文化御敌的  
历史小说

上海遠東出版社

# 租界

高仲泰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租界/高仲泰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

ISBN 978-7-5476-1021-3

I. ①租…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2521 号

租界

高仲泰 著

责任编辑/李琳 李梅 装帧设计/李廉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订: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30 插页:1 字数:600千字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6-1021-3/1·301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38

# 目录

第一章	李香梅渡河献旗·····	1
第二章	大隆厂落入敌手·····	34
第三章	马赫被关了禁闭·····	61
第四章	坚守孤垒·····	84
第五章	神秘的日本女人·····	105
第六章	美国大兵马赫·····	128
第七章	越剧名伶胡彩华·····	150
第八章	美军营地的派对·····	177
第九章	胶州路孤军营·····	200
第十章	悬旗事件·····	211
第十一章	我还有机会吗·····	221
第十二章	徐佳林陷入畸恋·····	237
第十三章	险境重重的战地采访·····	259
第十四章	孤军突围失败·····	280
第十五章	惊世骇俗的演出·····	301

第十六章	龙华放鸽·····	322
第十七章	上海沦陷·····	349
第十八章	马赫摄影展·····	357
第十九章	李香梅逃婚·····	372
第二十章	王爱琴的复仇之心·····	388
第二十一章	小川说了“鱼肠剑”的故事·····	408
第二十二章	抗日志士连连罹难·····	429

## 第一章 李香梅渡河献旗

这一天的黎明时分，谢晋元率领四百多名士兵奉命进驻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

自 1937 年夏季起，发生在上海的淞沪会战，已延续了几个月。其酷烈程度，远远超过 1932 年那场 19 路军抵抗日军侵略的恶战。战区距离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并不远，不过十几里路之外，甚至只有咫尺之遥。上海《申报》用岳飞的词来形容：“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不错，上海郊外平坦而富饶的原野已寥无人烟。成熟的庄稼已到收获的节令，依然一片片长在田地里，或倒伏在地，无人收割。只有麻雀、青蛙和鸣蝉对战争一无所知。麻雀在白天会成群成群到稻田里抢食，夜晚青蛙和蝉成了主角，蛙声蝉鸣鼓噪一片。

中日军队是在上海租界的眼皮底下对阵交战，日本军机有时几乎是贴着租界和华界的边线呼啸而过，人们可以真真切切地看到机身上螺旋桨呼呼地旋转着，还有那个血红色的太阳标记。它们对中国军队的防守区狂轰滥炸，随着一串串炸弹在空中掷下，紧接着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一排排民居和厂房在炮火中轰然倒塌，化为瓦砾成堆的焦土。战争虽没有蔓延到由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控制的租界区域，但大上海的空气里充

斥着硝烟和血腥的气味。一种刺鼻的令人窒息的气味，从夏天灼热的阳光到秋天银色闪耀的阳光里，不时飞舞着从天而降的黑乎乎的尘埃和气旋。黄浦江变得更加晦暗，弥漫着污水味和土腥气的晦暗。有时在烟气笼罩下，江鸥像褪了色的黑白照片里那样身影混沌。在没有夜战的黑夜，战区一片沉寂，无声无息，只有一根根探照灯的光柱在黯淡的苍穹划动着。

此刻，虽然即将天亮，蓝灰色的苏州河却还是静悄悄的，波澜不惊。细雨蒙蒙，没有月光，没有风，河道两侧泊满了各种各样杂乱的船只。暗淡的桅灯就像是点点萤火。偶尔有一艘早航的小火轮驶过，噗噗作响，烟囱冒着墨汁似的黑烟。上海滩高高低低的建筑群，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雾霭中。外滩那些坚硬石块砌成的欧式大楼在曙色中露出傲人身姿，有几扇窗户已亮起了灯，金色的，沉甸甸的。第一辆电车“叮叮当当”地响起，照例这个时候，纺织厂、面粉厂会响起上海人称之为“波罗”的汽笛声，这是在召唤工人们起床上班。由于战争，租界之外的工厂不是被炸了，就是给军队做了阵地，因而那悠长、凄厉的汽笛声几乎成了绝唱。只有在租界内的工厂里，偶尔会响一下，可那声音战战兢兢的，像一个病人有气无力地喘着气。

在谢晋元进驻四行仓库之前，88师全师在昨天深夜悄然从闸北撤退了。没有人觉察到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连日本人都蒙在鼓里。战场局势的演变表明，战局开始变得对中方不利。日本军队攻陷了中国军队一个又一个阵地。但日本人不奢望顽强的孙元良部在闸北最后会不战而溃。侵华日酋松井石根已调集军队，准备在闸北大战一场，啃下88师这块硬骨头。

国民党88师中校团副谢晋元是昨晚接到进驻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死守闸北的命令的。师长孙元良告诉他：日军突破大场，中国守军全线崩溃，战况告急。在上海市区，中央作战军只剩下闸北这一块最后的阵地。

谢晋元听后果一愕，稍稍迟疑了一下，庄重地点了点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但心里却顿感焦灼而惶惑。四行仓库是88师的师部。当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六十余万国军与三十余万日军对阵上海时，闸北战场是淞沪血战最早打响的地方。以孙元良为师长的第三战区88师，一直守卫在闸北地区。88师打得很英勇，屡次重创向闸北发动猛攻的日军。8月下旬，日军在宝山长江沿岸登陆后，淞沪会战的重心北移，88师与日军对峙达两个半月之久，始终未让日军前进一步。日本在上海的大亚广播电台在广播中咬牙切齿地称88师为“闸北恶狼”。

虽然这是日本人恶毒的咒骂，但孙元良确实像只凶狠狡猾的狼，既勇猛又机

灵。淞沪会战之初，88师的指挥所设在中山大道31号桥附近的观音堂，那里不仅不隐蔽，而且各界人士频频前来探访慰问，中外记者更是川流不息。观音堂的热闹，丝毫不亚于过去香火旺盛的时候。孙元良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炮兵科学习。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战役爆发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259旅旅长，率部成功击败日军，确保了庙行镇阵地。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孙元良也因此战擢升国民革命军第88师中将师长，并荣获宝鼎勋章。

观音堂过分热闹的现象引起了孙元良的警惕，进出的人又多又杂，难免有日本人的探子混迹其间。开战后第三天的黄昏，他便悄然离开指挥部，次日便将师指挥所秘密移往苏州河边的荣氏家族的福新面粉厂内。指挥所刚刚撤走，日本兵舰上的火炮便对准观音堂轰击，观音堂中殿的观音菩萨像被炸得粉碎，残壁上还插了好几枚没有爆炸的炮弹。事后，孙元良不禁暗暗流了一身冷汗。

当天，日本大亚广播电台和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海每日新闻》就刊登出88师师部被日军炮弹击中，师长孙元良等被炸死的消息，整个上海震惊万分。几乎是同时，孙元良在观音堂接待了几家报纸的记者，其中包括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和《字林西报》的记者采访。孙元良谈笑风生地陪同大家参观了变成一堆碎泥块的菩萨像，被炸塌大殿的残垣断壁，以及插在残壁上没有爆炸的炮弹。孙元良说：“日本人偷袭88师的指挥部，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我早就想到他们会来这么一手。可惜他们失算了，看来我孙元良命不该绝，活下来要和倭寇拼个鱼死网破。”说完，孙元良大声地笑了起来，手臂用力地一挥。

其后，88师指挥部与日军像在玩捉迷藏，日军的炮弹总是如影随形。有时，孙元良会故意摆出迷魂阵，让日本人上当，徒放一阵空炮。日本人发觉后，又恼又恨。孙元良最后转移到四行仓库，那里靠近租界，相对安全一些，但对外始终以观音堂为联络场所。

现在，师部又要从四行仓库撤出，仅派谢晋元率一个加强营驻守。那么，师部又要转移到何处去呢？整个88师在闸北又是如何布防呢？

孙元良看出谢晋元心存疑虑，便平静地说：“晋元，大场失陷，使得中央作战军陷入四面被困的境地，退路随时都有可能被日军切断，如不及时撤出，几十万官兵就面临着被合围的命运。作为军人，你我都看出情况大为不妙。”

“是的，我一听到大场失守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刚才说的，中央作战军有陷入重围的可能。”谢晋元长期任88师司令部中校参谋，他对淞沪战场的态势



洞如观火，他接过孙元良的话头说。

“所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不得不下令，中央作战军马上放弃从北站到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沿岸江桥镇至小南翔一线撤退，与左翼作战军一道，进入内浏河、徐家行、广福、陈家行、北新泾一线 35 公里长的第二线防御阵地。”

“那么，我们师的去处何在呢？既然要我带一个加强营固守四行仓库，说明 88 师要和大部队脱离，继续留置在闸北，是不是这样？”

“你说得一点不错。”孙元良双目炯炯地看着谢晋元说，“根据原来的撤退计划，我们 88 师也将向北新泾一线转移。但后来情况有变，蒋委员长亲自给顾副司令打电话，下令他部署 88 师留守闸北沪宁铁路车站至苏州河北岸一带阵地。”

“乡下人不识走马灯，我给闹糊涂了。”谢晋元用他的广东国语说道，“大部队都撤走了，蒋委员长为何要让 88 师在闸北孤军奋战呢？整个师将进退不得，孤立无援。长官，恕我直言，这样的部署势必造成 88 师寡不敌众，孤立无援，其结果不用我说了。”

“不，蒋委员长自有他的道理。”孙元良说，“10 月底，九国公约签字国的代表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蒋委员长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希望国际上有人出来替中国仗义执言，制止日本的侵华战争，对日本进行制裁。为了使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占上风，也表示中国抗战的决心，他尽量要稳住上海的战局。即使上海不支，起码也要在上海市区保持最后一块阵地。这就是委员长要 88 师留置在闸北的原因。”

“可大场丢失后，闸北阵地侧背完全暴露，88 师必须调整态势。长官，我冒昧地问一句，这态势如何来调控呢？”

“调整态势，这是一定的。现在我们整个 88 师的官兵生死都捆在一起了。”孙元良走到军事地图前，指着说，“委员长的意思，要我们把部队化整为零，守备市区坚固建筑物及郊区大小村庄，寸土必争，并伺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谢晋元皱起眉头，沉吟说：“长官，既然你信任我，把委员长的部署告诉我，我斗胆要说一句话，这个部署非常不妥。说得不太好听，这是将不会游泳的人往河里赶。”

孙元良对蒋介石的部署也存有想法，听谢晋元这么说，他顿时有了兴趣。他知道谢晋元不仅为人坦率，而且颇有谋略，是军中有名的智多星，便鼓励他说：

“晋元，这里没有外人，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闸北除市街外，市郊一片平坦，毫无隐蔽，地形上不具备游击战的条件，至于分守据点，事实上也有困难。88师已先后补充了六次兵员，目前部队新兵多达七八成。全师统一，对新兵且战且训，在实战中锻炼其战技，在各级军官层层节制的掌握以及老兵带头下，尚可保持战斗体系。一旦化整为零，开展游击，各自为战，则维系力顿告消失。在战斗体系解体、联系隔断、粮弹不继、缺乏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很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

孙元良听后，深深点了点头，他不能不承认，谢晋元这番话说得极有道理。作为师长，当初对于这样的部署，虽绝对服从，但觉得一颗心沉了一沉。多年戎马生涯所积累的军事经验告诉他，一个师分割成多股小部队，置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显然是势穷力蹙，无法作为。他踌躇一番，想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他之所以没有袒露自己的担忧，主要怕落下88师惧死的口实，让人笑话。他已作好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死守闸北的准备，所以最恨怯战的人，也时时鞭策自己绝不能怯战。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怕死”这个词。而且，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正因为这样，他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坚决地执行委员长的部署，将整个师豁了出去。可如今，谢晋元的话让他冷静了下来，他知道谢晋元绝不是胆小怯战的人，他这样说，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深谋远虑。他心里很明白，委员长所做出的部署，没有给88师留下一点退路，只是顾及政治上的考虑，而在军事上是犯了大忌。

孙元良来回踱了几步，问谢晋元：“晋元，你说得不错。其实，对这样的安排，我也有顾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我更觉得弊多利少。是啊，如果既能渡河，又能不溺水，岂不更好？那么，你能不能说说，我们怎样来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呢？”

“我的想法，委员长的部署意在政治，而不是军事。主要让九国公约会议对中日之战有个公论。”谢晋元不假思索地说，“既然如此，似乎不必硬性规定兵力多少，也不必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做适当的布置。”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些，我们究竟留多少兵力，在军事上采取何种方式？”

“依我所见，我们守防闸北，不管怎样布置，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能有负委员长的期勉。”

“当然，这是一定的。”

“伸出手指，把巴掌张开来，不如捏紧一个拳头。我认为，只要选拔一支精锐部队，大概三五百人的兵力，来固守一两个据点，也就够了。”

“三五百人？”孙元良吃惊地说，“这仅仅是一个营的兵力，这行吗？你是知道的，在战场上占了不少便宜的日本人会像饿狼扑向羊群那样扑过来的。这么少的人，能挡得住他们的进攻吗？”

“倭寇凶恶，路人皆知，尤其目前，他们在上海连连得手，气焰更炽。但我们守备闸北最后阵地的目的，不是和他们决一死战，而是让世人知晓，中国军队还在闸北抗击日本军队，上海市区还有阵地在中国军队手里。所以，留守部队不在于多少，而在于精干。况且，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同时，守多数据点是守，择要守一两个据点也是守，意义完全相同，而我们 88 师不至于割成小块，在游击战中，像离群孤独的羊那样，被日本人一只只吞吃掉。目的能达到，88 师实力能保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谢晋元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边认真听他说边若有所思的师长孙元良，又继续说，“长官，如果你信得过我，把留守闸北的任务就交给我吧，这四行仓库就是我谢晋元的一个据点。我保证它是一颗日本人拔不掉的钉子。”

孙元良冷峻的脸上毫无表情，不看谢晋元一眼。他默默地坐了一会，霍然而起，走到谢晋元面前，紧紧握着谢晋元的手说：“我懂你的意思了。可事关重大，我得向顾副司令报告，让他取得委员长的训示。不过，你现在就去准备吧。”

统帅上海战区的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很赞同 88 师新的部署，战局至此，中国军队撤退是明智之举，他也清楚，88 师孤军留守闸北等于以卵击石，羊入虎口。现在这个部署，是既保全 88 师又能在闸北保留最后一块阵地的两全之计。他费了很大的劲，在电话中说服蒋介石批准此策。他反复说明理由，蒋介石不耐烦了，说：“这件事你去决定吧，反正，在上海市区，我要中国士兵在那里和日本人打仗。至于是一个人，还是一千人、一万人，我就不管了。”

谢晋元就这样率部神不知鬼不觉地进驻了四行仓库。昨天这里还是 88 师的师部，可今天清晨起，就成了中国军队在闸北的最后一块阵地。坚守四行仓库的只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四百多人。为了迷惑敌人，谢晋元对外宣告八百人，这才有了“八百壮士”之说。

孙元良给了他最好的武器，每人装备一支中国仿造 G88 或 G98 式步枪，三百多发毛瑟子弹，两箱手榴弹，一顶德制头盔，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守军共装备 27 挺英国制造布伦式轻机枪，四挺水冷马克沁重机枪，还有八门德国造的

迫击炮。以谢晋元所在的第 524 团第一营为基干，配备必要的特种兵。少校团副上官志标、少校营长杨瑞符为谢晋元的助手，他们都是师内有名的勇将。各连连长、排长也都是勇敢善战的青年军官。

谢晋元对这支士气如虹的队伍非常满意，特别是上官志标、杨瑞符，不仅和他有多年的香火之情，而且都是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黄埔生。他深知未来的几天里，他们会遇到最为残酷的恶战，这幢高大坚固的库房有可能会成为驻守在这里的官兵的生命绝地。因此，谢晋元不能允许“八百壮士”中，尤其是他身边的军官中出现临阵畏惧、贪生怕死的人。一旦出现这样的人，将会动摇整个部队的军心。而军心对于这支孤军来说，就像是一个人的脊梁，支撑着人的身体，更支撑着人的胆气。脊梁断裂了，一个人也就完了。同样，军心动摇了，部队也就垮了。

四行仓库是当时上海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堆放货物的仓库，所以叫四行仓库。它位于苏州河北岸、北西藏路西侧、乌镇路东，北接国庆路。仓库门前沿河的路叫光复路，左前方即为新垃圾桥（现称上海西藏路桥），南与公共租界隔苏州河相望。

这是一幢六层钢筋水泥大厦，坚不可摧，易守难攻。其实，孙元良把师部安置在这里时，日本人的情报组织早就探明，但苦于日本与英美还有外交关系，四行仓库毗邻租界，加上闸北为 88 师所控制，防空机枪火力密集，除了派飞机在仓库上空高高盘旋，不敢贸然俯冲和投弹，使得四行仓库在战火纷飞中安然无恙。

进驻四行仓库后，谢晋元 and 上官志标、杨瑞符带着侦察班侦查周围地形，并立即构筑阵地，对部队进行布防，第一连占领右翼西藏路阵地，第三连占领交通银行大楼一带左翼阵地，第二连担任四行仓库外围守备，机关枪连除以两挺机枪布置在四行仓库楼顶上担任防空外，其余分配在第一、三连阵地上。

由于四行仓库的正门太大，很容易遭敌突破。谢晋元发现仓库里堆积着装有大豆、小麦和羊皮的麻袋，这是最好不过的构建工事的材料。于是，一声令下，大门很快被这些胀鼓鼓的麻袋堵上。

这时，天色已大亮。日军很快察觉到 88 师已从闸北各阵地撤退，便组织兵力占领北站大楼和其他据点。午后一时许，日军开始向四行仓库逼近，和守卫四行仓库的谢晋元部交上了火。

日军想不通，88 师从一个个据点弃防而退，唯独苏州河畔的这幢仓库在顽强地抵抗着。可以看出，这是一支孤立无援的军队，人数不足一千，像汹涌潮水面前一道孤零零的堤岸，阻止着日军的进犯。他们既不像是被大部队遗弃的

零星部队，也不像是来不及撤退留下来的士兵，他们本可以从容地借道租界扬长而去。不，他们是做好充分的准备扼守在这里，这是中国军队有意识地凭借四行仓库所构筑的闸北最后一块阵地，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

可是，中国军队为何要这样做？他们想干什么？这支孤军的将领是谁？守备这座大海中的孤岛，对上海战局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既然如此，中国军队为何要拼着命死守这幢空荡荡的库房呢？

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们被激怒了，接二连三地组织一次又一次进攻。

而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依靠仓库的居高临下，以立体的无比猛烈的火网打得日本军队落荒而退，死伤无数，巨大密集的枪声、爆炸声响作一团，苏州河所有的船只早已仓皇离去，空阔的河面上空，弥漫着一股股浓黑的硝烟，像江南梅雨季节的浓重阴霾，久久不得散去。

四行仓库守军这种异乎寻常、不惜一切代价的抵抗，使敏感的日本人感到这些中国军人绝不是在意气用事，而是有明确的战略意图。这进一步激起日本军队非要拿下四行仓库这个据点的狠劲，不管孙元良这头“闸北恶狼”葫芦里卖什么药，唯有攻下它，将这支孤军斩尽杀绝，才能解开一切谜团。于是，更多的日本兵嗷嗷叫着，向四行仓库扑来。飞机在四行仓库伺机空袭，企图用几颗重磅炸弹将这幢建筑夷为平地，但只要飞机向四行仓库俯冲，就被屋顶的高射机枪一次次击退。有一架日本飞机的机翼被打穿了几个洞，拖着一缕浓烟慌忙逃走。日本人又出动坦克车，隆隆驶向四行仓库，刚露头，就遭遇到排山倒海般的射击，躲在它身后的日本兵像割韭菜似的成批倒下。四行仓库的墙壁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战斗到了白热化程度。

这场围绕四行仓库的攻防之战震动了上海租界，震动了整个上海。谢晋元部勇猛沉着地力挫日军的猛攻，数以万计的市民冒着枪弹横飞的危险，涌到四行仓库一河之隔的苏州河南岸观战，山呼海啸般地为一百壮士助威。

李香梅就是随战地学生服务队来到这里的。到这里来的人，只有极个别是像隔河观火般来看热闹的，绝大多数都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来为一百壮士助战的。要不是通往对岸的桥头有美英海军陆战队把守，许多人会不由分说地冲过去，拿起武器和四行仓库的守军一起战斗。

李香梅本来说好要和男友徐佳林在南京路上的惠罗百货公司大门口碰头的，但学校的学生组织一动员，她就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战地学生服务队。这支服务队都是由20岁左右的女学生组成，个个如花似玉、青春娇美，但此刻她们都是

那样神色凛然。李香梅早就把去百货公司的事忘得精光。她跟着队伍，戴着战地服务队的袖章，急匆匆地朝苏州河奔来。范吟月举着一面国旗，赵雅丽举着战地服务队的队旗，走在队列的前面，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掷地有声。她们的神情是严肃的，步履是坚定的，是的，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温文尔雅的淑女气质在此刻荡然无存。

离她们不远，几乎是跟随她们的，是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约有五六十人，一伙强健的小伙子，阳光帅气。队列前各有一个士兵举着星条旗和绣有双头鹰、利剑的军旗。梭镖般的旗杆头闪闪发光。美国士兵大多长得人高马大的，头戴草绿色的钢盔，身穿草绿色的军装，腰间束着子弹带和一把长长的匕首，扛着长枪，脚蹬着皮鞋，套着白色绑套，在擂得震天作响的战鼓声中，威风凛凛地向前迈着整齐的步伐，旌旗耀目，甲冑鲜明，军容极壮。对英美驻守上海的军队，上海市民是熟悉的，因为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些美国、英国的大兵，时常行进在上海的主要街道上，例如静安寺路、南京路、霞飞路等等。驻守部队出行时，行人及车辆纷纷让道。驻守部队行进路线并不限于大马路大街道，有时也会在小街小巷穿行，甚至会快步奔跑，惊得沿途的住户纷纷关门闭窗。如若驻守部队一时兴起，还会将整条街道拦起，演练部队作冲锋状，呼啸而过。这些出入旁若无人的现象使得有些上海人很看不惯，平时颇有怨言，徐佳林就在报纸上写文章抨击过这种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的扰民之举。

但今天，沿街的行人纷纷向东沪女子学校的学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夹道鼓掌、欢呼，因为大家知道，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学生是去声援八百壮士的，而美国驻防军，是开拔到苏州河边，严防日军侵犯租界的。

李香梅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也没有这么快地走路，但她一点都不感到疲乏。已经是秋天了，酷暑早已结束，路边树木的树叶开始失去油亮的绿色，慢慢变得枯干起来，在又湿又冷的秋风中飒飒作响。李香梅在队伍中走得满头大汗，在浩如烟海熙来攘往的人群里，她因为长得漂亮而回头率一直很高，对此，常常引得范吟月和赵雅丽的羡慕，也引得徐佳林忍不住沾沾自喜，李香梅本人并不怎么在意。但今天，在众人敬佩和欣赏的目光注视下，她的心里油然升起一种神圣的自豪感。

老远就听到“噼噼啪啪”的密集枪声，随着苏州河越来越近，变得越来越响，并夹杂着呛人的火药味。就像每年的大年三十，街巷里响彻的辞旧迎新的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巨大的城市在这个夜晚到处震耳欲聋。

可以想象那里飞矢似雨、浩浩狼烟的激烈程度。

队伍走到河边的马路，已看得见用铁丝网封锁的新垃圾桥了。这里最早是租界工部局的粪码头和垃圾码头，曾停泊过多艘装运粪便和垃圾的木船。附近有一座木桥横跨苏州河，便得名为垃圾桥。后来木桥改为欧式的水门汀桥梁，名为新垃圾桥。由于河对岸低矮的民房和建筑都被谢晋元部队烧掉，或被连续进攻的日军摧毁掉，所以一河之隔的四行仓库虽然弹痕累累，满目疮痍，仍不失为孤突和高大，城堡般地屹立在光复路河岸。

苏州河南岸人山人海，堆满了上海各界人士给四行仓库守军送来的食品、水果、罐头、药品和慰问信。南岸的各马路口，也是各种物资堆积如山。河边挤满了前来声援的市民，涌动的人潮，就像黄浦江里的潮汐一样，向前推来又退回。人们常常不约而同地呼喊口号，或唱着抗日的歌曲，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有的还使劲挥动着国旗、代表各团体或单位的旗帜，以及用芦柴秆或小竹竿做的纸旗子，五彩缤纷的，飞飞扬扬的，声援对岸死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军人。

李香梅和范吟月、赵雅丽硬挤到最前沿，她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几十名日本兵端着机枪、冲锋枪、步枪正在向四行仓库发起冲锋；从四行仓库各楼层中正吐着红色火舌的窗户和沉甸甸的沙包后面，可隐隐看到中国军人的身影。

李香梅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战争，而且战争竟离她那么近，近得让她感到不太真实，好像是一种幻觉，她使劲掐一下肌肉紧绷的大腿，由于经常游泳，她的一双长长的大腿特别结实有力。大腿传来一阵彻骨的痛感，是真的，是真的在打仗，是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在抵挡着凶狠的日本兵的进攻。

她深深地被震撼了，被感动了，热辣辣的眼泪不可抑制地涌了上来，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一瞬间，竟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娇小的范吟月奇怪地看着她，问：“香梅，你怎么哭起来了，你害怕了吗？”

“害怕？我不害怕，你怎么以为我是因为怕而掉眼泪的？不是的，我是因为感动，是因为这中国兵太了不起了，八百人孤独地抵抗几千鬼子疯狂的围剿！”李香梅抹着脸上的泪水，吵架似的大声和范吟月争辩。

“是啊，河彼岸，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以一战救亡图存，河此岸，几万百姓振臂声援，同仇敌忾，这真是中国抗战的一个缩影……”范吟月说。

“你们看，四行仓库四周都是日本人的膏药旗，日本鬼子太嚣张了。”赵雅丽在旁边喊着，脸孔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李香梅循声看去，果然见到在四行仓库周围的日本阵地上飘着三面太阳旗。这是代表邪恶和野蛮的旗帜，岂能容它们

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地飘着？她心中突然升起一个念头：为了以正压邪，为了鼓舞上海市民和浴血奋战的中国将士，表现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四行仓库的屋顶必须有一面中国国旗。

她一把夺过范吟月手中举着的中华民国国旗，在范吟月、赵雅丽和其他同学惊异不解的眼光中，麻利地将旗杆上的国旗扯下来，披在自己身上，并在胸前牢牢地扎一个结。

“你要做啥？香梅，你到底要做啥？”范吟月急急地问她。

“为什么对岸只有小日本的旗，而没有我们的旗？这太不应该了，你们说是不是？”李香梅瞪着漂亮的大眼睛问道。

“香梅，你是想把国旗送到对岸去？这太危险了，你水性好，可对岸枪林弹雨，万一有个闪失……”范吟月劝阻说。

“顾不到这些了，这河我游过，虽然河宽百米，这算不了什么，我能对付。”李香梅说完便朝河边奔去，然后一个猛子扎下去。范吟月、赵雅丽吃惊地看着跃进苏州河的李香梅。

李香梅划动着双臂，飞快地向对岸游去，披扎在肩上的国旗在水面上随着她的跃动的身子漂浮着，清楚地显出一轮白日和青天。

这时，战争处在这一轮和下一轮的间歇，枪声和爆炸声暂停，河对岸异常地安静下来，四行仓库的屋顶上，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用望远镜看着快速游过来的李香梅。

河这岸的人群也静了下来，屏气敛息地众目睽睽地注视着在河里游动自如，像一条大鱼般的直窜对岸的李香梅。大家显然都明白了她的意图，一边观察着对岸的动静，一边为她暗暗捏一把汗。苏州河散发着咸湿的夹杂着污水气味的气息，李香梅游得飞快，双手有力划动，身影在水里时隐时现。

未等日军反应过来，李香梅已游到对岸，从仓库前的一个码头登上岸，迅速跑入四行仓库底楼。谢晋元已在东南角唯一的通道口等她，李香梅解下湿漉漉的国旗，双手捧着，递给浑身散发着硝烟气味的谢晋元。

“姑娘，你这样做太危险了。”谢晋元说着，随手将一件军服披到李香梅瘦削的肩上。

“请问，你是谢团副吗？”

“我就是。小姐，你这样做太冒险了！”

“谢团副，请在四行仓库升起我们的国旗吧！”



谢晋元郑重地点点头，吩咐准备升旗。他带着李香梅和十几名战士，出现在四行仓库的屋顶上，这里堆着沙包，架着机枪，有两个哨兵，时刻监视着日军的动静。

因为屋顶没有旗杆，杨瑞符找来两根竹竿，用铅丝捆扎成旗杆。谢晋元亲自将竹竿插进国旗的套缝里，牢牢地固定在仓库顶上的铁栏杆上。屋顶的风很大，国旗在风中飘扬着，猎猎作响。谢晋元抬头望着国旗，轮廓分明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大喊一声“敬礼”！然后庄严地举手行军礼。四行仓库的守军都在自己堡垒里同时敬礼。李香梅恭恭敬敬地向国旗三鞠躬，然后肃立。没有音乐，没有仪式，只有几声冷枪，尖啸着从四行仓库上空飞掠而过。一群鸽子，这座城市的精灵，在天空盘旋，俯瞰着惊心动魄的战争和这一面国旗。这时，南岸的一万多民众顿时血脉贲张，泪流满面，欢呼声、呐喊声在苏州河上空久久回荡，高举的手臂就像一大片茂密的树林。

站在仓库屋顶的谢晋元又面向南岸，把手举到帽檐上敬礼。他久久没有放下手，这个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的悍将哭了。他是广东蕉岭县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户，广州国立师范毕业后，便投笔从戎，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后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淞沪战争之前，他将妻子和三个孩子护送回蕉岭老宅，镇定地安排了家事。他这样做，已意识到中日一旦在上海开战，必残酷无比，他已作好了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的准备。此时此刻，面对着这面湿淋淋的国旗，他心潮澎湃，深感自己使命重大，他不是孤军，他的背后站着咆哮如雷的全中国和全上海的同胞。这个硬汉流泪了，他的壮士们亦无不泪眼婆娑。南岸所聚集的一万多人瞬间静了下来，纷纷脱帽鞠躬还礼。

礼毕，谢晋元望了下李香梅胸前的校徽，说道：“原来你还是个学生，想不到娇贵的上海小姐有这样的胆量。好，好样的。请告诉我你的名字，日后如有机会，我会去谢你的。”

李香梅将自己的姓名告诉谢晋元，并认真地说：“谢团副，你不用谢我，我不过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该感谢的是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全上海的中国人都从心里感激你们，崇敬你们。”

“李小姐，请你转告上海的百姓，四行仓库是我们八百战士报国尽忠之处。”谢晋元一脸的坚毅，决绝地说，“我谢某是军人，军中无虚言，我也不会讲大道理，只懂得不能有负国家和蒋委员长重托，哪怕殉国，也在所不惜。”

谢晋元说完，带着李香梅参观仓库各处，只见门窗和各种工事除沙包之外，